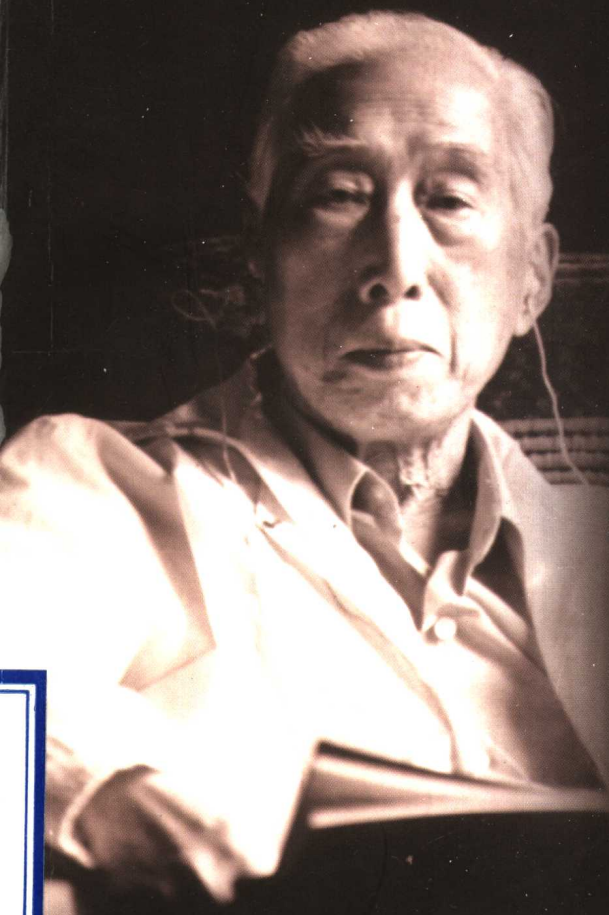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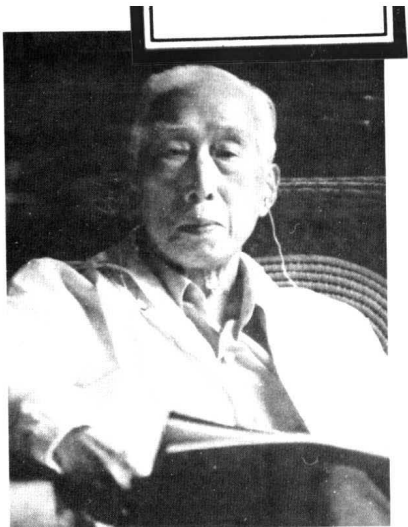
有笔如椽

柯灵纪事

代琇 庄辛 著



学林出版社



有笔如椽

柯灵纪事

YOUBIRUCHUAN

KELINGJISHI

代琇 庄辛 著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有笔如椽：作家柯灵纪事 / 代琇, 庄辛著.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4. 12
ISBN 7-80668-822-6

I. 有... II. ①代... ②庄... III. 柯灵(1909~
2000)—传记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02411 号

有笔如椽

——作家柯灵纪事



作 者——代琇 庄辛

责任编辑——吴耀根

特约编辑——徐智明

封面设计——胡晓峰

出 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

电话: 64515005 传真: 64515005

发 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钦州南路 81 号 1 楼)

电话: 64515012 传真: 64844088

照 排——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刷——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 本——889×1194 1/32

印 张——8.625

字 数——18.3 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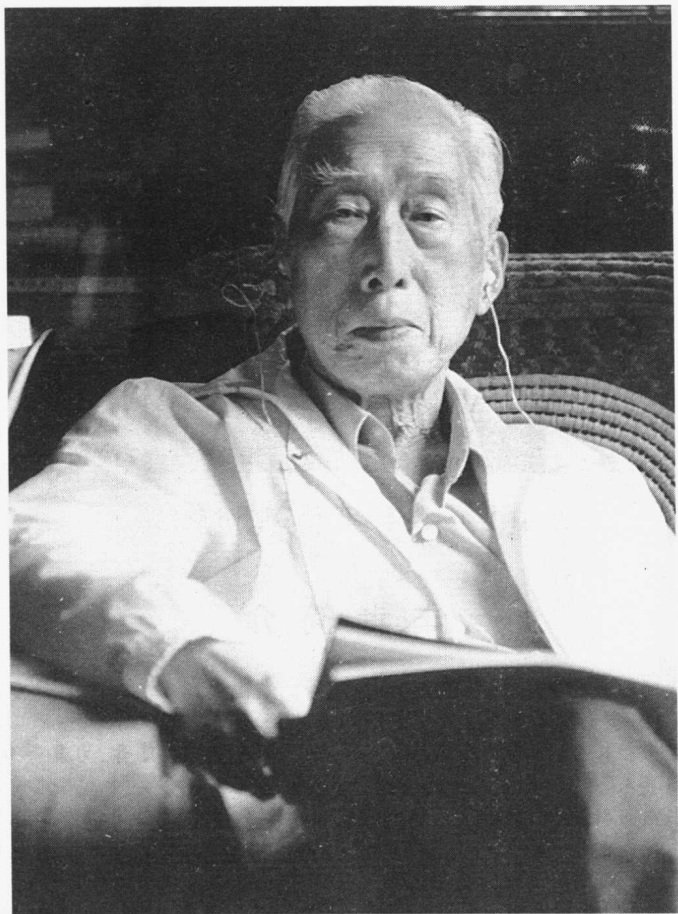
版 次——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3 000 册

书 号——ISBN 7-80668-822-6/I·223

定 价——18.00 元



1995 年柯灵先生在书斋留影



作者 代琇 庄辛 伉俪合影

作者简介

代琇：本名杨代琇，笔名代琇、杨滔等。湖南衡阳人。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市电影家协会会员。离休前为上海电影制片厂编辑。

庄辛：本名庄晴勋，笔名庄辛，曾用庄稼汉、庄持、日青、力复等笔名。广东梅县人。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市美术家协会会员。离休前为上海辞书出版社编辑、副编审。离休后曾应邀参加原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同志革命回忆录《苏中解放区十年》一书的编写工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代琇、庄辛夫妇两人合作撰写作品：“文革”前出版的有《母子闹革命》、《万里航行》、《女海员》、《学游泳》等8种。“文革”后，在报刊上发表过400余篇文章；成书的有：《中国古代画家故事》、《苦水里泡大的孩子》、《画廊漫步》、《情系中华——周颖南传》、《东方之星》、《谢晋传》、《一片丹心化彩虹——记桥梁力学专家李国豪》、《丹青情》等；编辑的有：《南国情思——周颖南海外创作四十五年》、《刘海粟周颖南通信集》。部分作品得过奖或被译成英文、法文或少数民族文字出版。

序(1)

〔新加坡〕周颖南

近日,我应邀出席会议,偕夫人何玉凤莅沪,因而又有机会与老友代琇、庄辛伉俪相聚,快何如之。



1997年6月30日,周颖南参加香港回归交接仪式在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会场摄影。

事有凑巧,庄辛说他夫妇的新作《有笔如椽——记作家柯灵》即将付印,嘱我抽空读读该书的校样,若有所感赶写一篇序言编

人。我在沪只有两天逗留，开会之外时间无多，只能开“夜车”应命，勉力为之。

代琇、庄辛两人离休后，离而不休，笔耕甚勤，大作一部接着一部问世，同时在报刊上还经常有短文发表，据知累计已近500篇之多，真让我这个业余也经常发表作品的人羡慕不已。忝为知己，他们的作品我大部分均能读到，每有真知灼见，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倍感亲切。二三年前，庄辛来信说，他们准备给亦师亦友的前辈作家柯灵写一部传记，看来现在已经实现了，我很为他们高兴。他们与柯灵、陈国容伉俪结交多年，相知甚深，过从甚密，为之立传正得其人。但听说写作过程中，已有别人的《柯灵传》问世，为此他们不得不重新构思，从另一个角度落笔，避免与他人雷同。现在我读到的，就是另一种体例、夹叙夹议式的评传文字。

我与柯灵亦相识多年，交往虽然不多，但常读他的作品，深感他的大作正气凛然，有品位有深度有力度，笔锋犀利、入木三分，是大手笔。他的散文尤其精彩，气势如虹、华光闪闪，遣词用句，常常文白兼用，行云流水，顺畅自如，读后令人难忘。今读《有笔如椽》，所见略同，致有“深得我心”之感。

当我执笔草此短文时，不禁回忆起我与代琇、庄辛二十多年来相识、结交的情景来。1985年，庄辛应他四叔文刚先生之邀前往新加坡探亲。行前向老友、老画家唐云辞行。唐老是我的朋友，因而叮嘱庄辛到新加坡要来看我。由此，我和庄辛遂得相晤，一见如故，随即成了朋友。

世事如棋。其实，我跟庄辛早该认识了，只因新中国成立之初，受帝国主义封锁打压，不得不采取闭关锁国政策，致华侨子弟如庄辛，无法再与海外亲友联系。如此一晃竟达半个世纪。实则

庄辛从 1947 年起,即是中共上海地下党员,以其隐蔽身份担任了印尼雅加达进步报纸《新报》的驻沪记者,每周均有文章在该报发表。是时我在雅加达经商,同时兼任进步报纸《火炬报》记者,采写过来访的周恩来总理及老作家杜宣、戏剧艺术家田华等多人的访问记,不时也向《新报》投稿。如此说来,我与庄辛早该是同一条战线的文友了。记得那时庄辛的先尊劲民先生供职于雅加达中国银行,经常也有文章在《新报》发表,我和他相识且有交往。说来我实与庄辛有两代人的友谊,又何劳唐云先生作介绍人呢?

我文商两栖,不时因业务关系回大陆办事。每次到上海,均与庄辛夫妇见面。二十多年来,两个“相见恨晚”的同路人已结下了兄弟般的情谊,唯庄辛固执,说我是“父执”,硬称我为先生,以别辈份,殊为迂腐。

在这风云变幻的二十多年间,我商业上略有成就,文事上也陆续出版了多部浅作,谬蒙海内外文友交口称赞。其中也得到庄辛夫妇多次为文介绍,其中《情系中华——周颖南传》,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他俩同时不辞辛劳,为我编辑了《周颖南与中华文化》(与诸园合作)、《南国情思——周颖南海外创作四十五年》、《刘海粟周颖南通信集》三书出版,受到文艺界瞩目。

《有笔如椽——作家柯灵纪事》初读一遍,总的印象写得很好,把柯灵的一生、精神面貌刻画得很完整,很真实,很感人。可惜我留沪的时间不多,不容再次细读。如要作更细致的评价,只好留诸该书问世之后了。

是为序。

2004 年 10 月 11 日于上海

序(2)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雨过天晴,代琇回到了上海电影制片厂文学部。那时,每当夕阳西下,一位瘦小的老人,就会到传达室来,取书报、信件,而后默默地拎着黑色的塑料袋离去。有时,人们还可以看见那老人在复兴西路他家附近散步。他步履稳健,不紧不慢,一边迈着碎步一边似在思考着什么,神态安详,真是一位多么慈祥的长者呀!这位长者不是别人,他就是名满文坛的柯灵先生。那时也正是我们与他结识的开始。

上海解放初期,庄辛与陈国容同在我党领导的“中小教联”,有极短时间的共事之缘。就这样,我们夫妇俩就和柯灵、陈国容两位前辈有了交往。我们执弟子之礼,情谊在师友之间。我们从学生时代起就喜欢读柯灵的文章,这时有了当面求教的机缘,能不令人振奋吗!

柯灵不欺无名,对我们关爱有加,哪怕我们发表一篇小文章,也常能得到他的鼓励,使我们受益匪浅。每遇柯灵有新作出版、陈国容有翻译作品问世,我们总能得到题赠,让我们有更方便的学习机会。

其后,双方有了更多的了解,关系愈见密切。我们见柯灵年

纪大、两耳失聪；陈国容受“四人帮”摧残，病魔缠身，故而我们常去他们家探望，在生活上给予一点力所能及的援手。及后，我们比较系统地通读了柯灵的作品，整理成文，以《凌云健笔意纵横》的杜甫诗句为题，投寄文化部的内部刊物《新文化史料》双月刊，发表于1991年第1期上。这篇一万多字的文章，粗略介绍了柯灵各个不同历史时期跟敌伪战斗的经历与他所遭受的迫害。文章引起周而复同志的注意，把这一信息告诉了柯灵。于是，我们趁热打铁，提出为他写一部传记的要求。柯灵出于自谦，当时没有答应。后来，我们又提过几次，柯灵夫妇见我们心诚，终于同意了。但其时柯灵耳病更深，几乎无法接受采访；陈国容尽力帮助我们梳理各个时期的文学活动资料，但她的身体时好时坏，也无法满足我们贪婪的索取。再后，她提出从柯灵的作品中，理出头绪，或许能概括他一生文学创作活动的脉络。我们照着这个办法，重新细细研读柯灵所有作品，而后用夹叙夹议的方法落笔。如此辗转数年，我俩交替写出初稿、二稿、三稿，打算最后整理一下送请柯灵审定。不料，时不我待，柯灵因病住进了医院，审稿之事只得暂时搁浅。不久，坊间已有一部《柯灵传》出版，我们落在后面了。再后来，柯灵以九秩晋一高寿辞世，陈国容也因病出不了医院。我们去探望多次，仍不忍开口提传记出版的事，一搁又是数年。

我们这部像传记又像评传的书稿，是根据柯灵夫妇的提示，以柯灵的作品为依托，以突出柯灵的文品人品为主题写就，是一部不按时序的纪事体传略，与一般传记体例略有不同。由于我们读柯灵的作品读得不深不透，能否完全表达出柯灵其人其文的总体面貌，难以自说，还有待读者的评定。多年来，我们以柯灵为

师,学做人学做文章,这本小书算是向读者汇报学习的心得体会吧,还请热心的读者多多指教。

代瑛 庄丰

2004年5月·上海

目 录

- 第一章 《不夜城》风云 / 1
- 第二章 关进“自己人”的牢狱里 / 10
- 第三章 春天来了 / 25
- 第四章 童年回忆 / 36
- 第五章 乡村小学生活 / 47
- 第六章 笔名和乡情 / 52
- 第七章 美哉艺术 妙哉散文 / 67
- 第八章 接过鲁迅的战斗武器 / 87
- 第九章 在敌人的牢狱里 / 100
- 第十章 新的人生征途 / 107
- 第十一章 从电影跳槽到话剧 / 138
- 第十二章 报生涯 / 144
- 第十三章 《世情小说》和《十里洋场》 / 177
- 第十四章 最后的编辑工作 / 190

第十五章 “不是情真不动人”

——友谊篇 / 201

第十六章 “不废江河万古流” / 222

第十七章 出访·游踪·观感 / 253

第十八章 永远的怀念 / 261

第一章 《不夜城》风云

一、十万人批斗《不夜城》

人民广场如果像人一样有知觉,也会气愤得浑身发抖。

——柯灵

那是个历时十年人人疯狂的大动乱岁月,如今的年轻人可不知情,但对上了年纪的人来说,那可是个刻骨铭心永远无法抹去的痛楚。

1967年一个盛夏的夜晚,造反派在上海人民广场召开十万人大会,批判柯灵创作的电影剧本《不夜城》。

十万人啊!红旗如海,横幅似浪,热潮滚滚,吼声震天。偌大的人民广场,好像从来没有这么火爆沸腾过!前来参战的造反派勇士们,人人摩拳擦掌,满脸通红,把带来的锣鼓家什,敲得惊天动地。也许人们至今搞不懂,那时候他们是不是都患了神经错乱症还是一时的过度兴奋,竟然对一个肩不能扛、手不能提的羸弱老人如此猖狂暴戾?回忆那年代呀,真不堪回首!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抛出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吹响了“文化大革命”的预报警号。同年8月5日,北京

中南海大院里贴出了一张中国五千年以来史无前例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真正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帷幕，十年的大动乱闹剧开场了。自此，人们再也坐不住了，不讲道理了，抛弃宪法了，尽情地闹起来了，谁也无法阻挡，谁也不敢阻挡，因为那是“最高指示”、最高动员令，人人必须遵照行事。于是，人们以胸前挂上小碗口大的像章为荣，跳忠字舞为乐，“早请示，晚汇报”成为日常必修课。批斗、抄家、游街、打、砸、抢、文攻武卫……凡是想到的、能做到的，造反派、红卫兵都一一粉墨登场，一幕幕地在神州大地上上演，而且一演就是长长的十年，丧失理智、良知的十年！

此时此刻，人民广场上演的正是“文化大革命”中常见的一出闹剧。广场四周的高楼上架起的高音喇叭播放着《大海航行靠舵手》歌曲；架设在广场四周的高强度电灯照得广场如同白昼。“四人帮”在上海的几个小丑煞有介事地站在主席台上指点着全副武装的小喽啰们，将反剪着双手、当时时兴叫做“坐喷气式飞机”的批判对象柯灵“揪”上台来。

大会开始，勇士们像当年土改时斗恶霸地主那样，气势汹汹地一个接一个在播音器前连声吼叫：“打倒×××！”“打倒×××！”在这些造反派的脑袋里，所谓斗争哲学，就是斗倒一切、压倒一切。为此，他们同时还把旧市委的许多原来的领导同志也“揪”来“陪斗”，以强声势。其中有刚从上海市委主管文教调往北京中央文化部任副部长的石西民；有上海四大百货公司之一永安公司的大老板郭琳爽；还有……

显然“四人帮”借大批判之名，到处“揪”人批斗，其不可告人的目的是为了乱党乱国，篡党夺权。他们批斗柯灵、批斗《不夜

城》，用意在于批倒夏陈文艺黑线，其最终的矛头是指向周恩来总理。“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对此柯灵心中洞若观火。就柯灵创作《不夜城》而言，旨在歌颂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更何况这是夏衍“嘱咐”（传达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的主意）。作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一员，能不为此大写特写吗？何罪之有，何罪之有？然而，柯灵对此绝口不言，一任造反派狂呼滥叫。对此，造反派毫无办法，最后不得不转移目标，声嘶力竭地把矛头指向石西民，妄图挖出一点新线索来。孰料石西民内心也很清楚，老老实实承认自己说过，《不夜城》是在锣鼓的欢快敲打声中创作的，建议不要批判。石西民在十万人的呐喊声中，既没有诚惶诚恐，也没有表示悔罪。这在多年以后，柯灵在一篇悼念石西民的文章《俯仰之间》中，赞扬了他的正义感和勇气。

“无私才能无畏”。在台上台下响彻云霄的“打倒”、“灭亡”声中，柯灵的心境倒愈趋平静。当暑气渐消，习习晚风吹来，他感到没有了刚进场时那阵闷热，更能冷眼对待眼前的一切呼号。对柯灵来说，自“文化大革命”受到大大小小场合、一次又一次的批斗以来，他已“习以为常”，不慌不乱了。想当年抗日战争上海沦陷时，他在日本宪兵队的酷刑下，早经过血与火的洗礼，以弱不禁风的身躯抵挡住了透骨的严寒。

在批斗的间隙里，柯灵诗情油然而生，随即默默口占七言绝句一首：

此真人间不夜城，
广场电炬烛天明。
卅年一觉银坛梦，
赢得千秋唾骂名。

或许是触景生情吧，柯灵说这只是一首打油诗。诗的后两句是从前人杜牧的《遣怀》中套来的，大有“玩世不恭”之嫌，不过面对演戏似的造反派的批斗大会，他还能写什么呢？不妨说，凡经历过十年浩劫的人，提起当年身受的凌辱，既不免心有余悸又难免不嗤之以鼻。

多年以后，柯灵在《节日红书》一文中，也有令人感到不堪回首的阐述：“天昏地暗的十年浩劫中，反革命黑帮效法希特勒在纳粹发祥地慕尼黑的故伎，把人民广场当作蛊惑人心、煽动暴乱的竞技场，敌我颠倒，人鬼混淆，不少老干部和文艺战士被揪到这里，开十几万人的斗争大会，像斗争恶霸地主一样。人民广场如果像人一样有知觉，也会气愤得浑身发抖。”

二、受命创作

人民不会忘记，1956年是我国如日中天的的大好年份。千百年来受尽苦难的人民，开始摆脱被压迫被剥削的命运。怎样使生产资料从私有制转变为公有制，让人民真正当家作主，这在当时是关系到社会主义改造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问题。由于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对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有不少创造性理论阐发，并取得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他认为民族资产阶级不同于官僚资产阶级，他们及其企业是资本主义留给新社会的“两项财富”，通过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道路，实行赎买政策，对企业 and 人的“双重改造”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解决，转而而为社会主义服务。他的方针得到中央批准，付诸实施，于是，私营工商业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既可避免用革命暴